



論語徵集覽

三

西長
紅
印

服部文庫
117
249
3



117
249
3

論語徵集覽卷之三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 輯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馬融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作春秋而譏之

見禮記

卷之三



新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恐為之，則何事不可恐為？或曰：恐容恐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下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恐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古義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言季氏以陪臣而敢僭用天子之禮樂，是可取恐為之事哉。而尚恐為之，則何事不可恐為？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恐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夫子所論當時人物政治得失，自今觀之，似或有不甚切。學者然孔門弟子皆謹書之者，何也？夫子嘗曰：載之空言，不若著之行事。親切著明也。蓋學將以有為也，故泛論義理，不若即事即物，直辨其是非得。

失之為愈也。如此等章實與春秋一經相表裏。此當時諸子所以謹書而不遺也。歟。

徵 八佾舞於庭。八佾舞連讀。世人佾下斷句，非也。

春秋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左氏傳：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公羊傳：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

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穀梁傳。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何休杜預皆謂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二二四人。服虔蓋以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誤為二佾也。何杜以為舞勢宜方。是或然矣。且天子六十四人。則大夫三十二人。為大過矣。况士。豈能辨

十六人乎。故何杜於理為優。諸公六佾。諸侯四佾。恐傳譌也。左傳。尸子為可據。已杜預曰。魯惟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惟在仲子廟用六。由此觀之。他公僭用。而季氏遂僭之也。但明堂位無文。王則杜預亦誤矣。於庭。古來無解。邢昺以為家廟之庭。殊為不通。竊疑成玉賜伯禽。以天子禮樂祀周公。天子之廟。八佾舞於庭。伯禽廼造臺以舞之。所以尊天子之樂也。後世有舞臺。或

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孫丑篇

昉于是邪。是誠臆說。別無所據。然於庭二字。非此不通。姑錄以俟。後君子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邢昺曰。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最難容。忍。集註范氏因之。是於忍字之義為得之。然非聖人之言矣。小人^{サレ}唆^サ人^ヲ激^セ變^ス者。其言率如此。不可從也。謝氏曰。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是忍字。本諸孟子。孟子創言性善。而與揚子之徒爭仁內外。故引不忍人之心。以為仁之端。遂又有不忍人之政。然求諸古言。以忍為美德。而未有以不忍為貴者矣。求諸理。聖人亦有不忍之心。而聖

小不忍亂大謀見衛靈公篇孝經語已見

人之思深遠焉。故未有以不忍為教者矣。蓋其究必成婦人之仁。故也。小不忍亂大謀。此先王之法言。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故知非孔子之言矣。且責季氏以心術。豈不妄哉。此章之義。蓋為昭公發之。昭公亦小不忍。以致乾侯之禍。故云爾。季氏之僭。不啻一世。從前魯君所忍。是尚可忍也。僭之大者。尚可忍也。則無不可忍之事矣。魯君能以此為心。季氏之僭可正。而魯可治焉。聖人之言。皆有作用。宋儒廼以理以心而已矣。不可不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

徹陸本作撤

家之堂

古馬融曰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包氏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

新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古義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

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及上王之後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用之乎舉其無知妄作之一端以明其僭禮大類如此此通上章共為三家僭禮而發蓋夫子作春秋之意也當時之人視三家僭禮不徒不能規其非反舉之以為美談故夫子斥之以明其僭妄之罪且欲其聞而改之也夫位愈盛則責愈重祿愈高則任愈大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季氏魯之世卿衆之所倚賴而其無智妄作如此既不足取信當時又非所以垂裕後昆故為

徵三家者者字語助無意義如三子者之者古者

歌詩皆有所取於其義而雍詩於三家之堂莫有所取焉於魯君之堂亦莫有所取焉孔子不斥其非禮但以詩言之若詩之者然所以開喻也集註

三子者先進篇

見詩

卷之三

五

作者之謂聖禮
記樂記

書洪範

爾雅釋詁

廼曰。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大失聖人之辭氣也。且無知妄作。本作者之謂聖之作。豈可引於此乎。相。儼相也。訓助者。字義耳。其實相自相助。自助不可混矣。辟公。王肅以為國君諸公。為是鄭玄以辟為卿士。公謂諸侯。書惟辟王食。豈卿士之謂乎。邢昺疏。毛萇以為諸侯及二王之後。然毛傳無之。可謂妄矣。曲禮。天子穆穆。爾雅。穆穆美也。穆穆蓋深遠意。天子行禮。有辟公為之儼相。則天子廼若無所為者。唯見其穆穆然美已。是雍詩之義也。

王弼州四部稿
成王賜伯禽禮
樂辨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弼州先生曰。叔子之為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非三代之君臣也。唐虞之世。其為帝者。茅茨不剪。土階三尺而已。都愈吁。拂于其內。得一言則君臣交相拜而相咏。嗟非截然而不相及也。堯得舜而三載。命之陟位。受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群神。輯五瑞。狩四嶽。不聞其以疑堯議也。舜得禹而命之終陟。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不聞其以疑舜議也。堯舜之於舜禹。臣之者也。成王之

於周公師之者也。以尊則叔父也。以親則為其父弟者也。存而負宸以行天子之事。沒而崇以天子之禮樂。夫誰曰不可。且以周公之功與舜禹並。而尊親過之。不復子則禪而帝。復子則祀而王。聖人之所以崇德報功也。而曰非者何也。夫秦而始君朕也。君父皇考也。而臣弗與也。其尊若天而臣若草芥也。吾故曰。叔子之為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茂卿曰。大氏後儒謂禮萬世不易者。是其心。有自以為禮者。故妄意成王伯禽皆非矣。夫禮為一代之典。周禮周公作。而成王伯禽親受之。故成王

孔子所謂非禮
見後禘論

伯禽非禮歟。則孰為禮。豈不肆乎。故孔子所謂非禮者。謂其後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包氏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

新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已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

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稱。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

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

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古義言仁者德之本。禮樂者德之推。人而不仁。其本既無。雖欲行禮樂。豈為其用哉。其所見者徒威

儀節。奏耳。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不仁之人。雖欲用禮樂。而禮樂豈為之用乎。或曰。仁者惻隱之克也。何預於禮樂。曰。慈愛惻怛之心。衆德之所由生。萬事之所由立。仁人之於天下何。

一本作關似是

見禮記

卷之三

六

事不成何行不得况於禮樂乎論曰七篇之書論語之義疏也故得孟子之意而後可以曉論語之義苟不本之於孟子而徒欲從論語字面求其意義則牽強不通必至致誤若宋儒所謂仁者天下之正理是已學者不可不知

徵禮樂者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安民之道也仁安民之德也故苟非仁人則禮樂不為之用故曰如禮何如樂何此以在上之人言之也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也矣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皆不知聖人之道為先王之道也不知此章之言為在上者發之也仁齋先生曰慈愛惻怛之心衆德之所由生萬事之所由立

道二孟子離婁篇

仁人之於天下何事不成何行不得况於禮樂乎此不知禮樂者之言已辟諸搏埴作器雖器皆埴也先王作禮樂以仁而已矣故孔子曰夫仁者制禮者也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故不仁之人不能用禮樂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曰鄭玄曰林放魯人包氏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
曰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

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
 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
 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
 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
 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
 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
 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
 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
 而不丈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
 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為之簋
 簠。籩豆蠶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
 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
 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
 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本之不在是。禮先王之所制。時王之所用。今放疑
 之。故夫子大其問也。易治也。禮所以節制。喪所以
 致哀。故禮奢而備物不若儉而不備。喪易而盡禮
 不若戚而不文。得其本故也。若夫徒務繁文而遺
 其本實者。固非所以為禮也。故特問禮而夫子兼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欲臨表不衣古行以視之哉 見五十四面

言喪者蓋欲其意之備也。為禮者必好備物。好備
 物則必至文。勝為喪者必欲治而無失。欲治而無
 失則必失其實。故禮以儉為本。喪以哀為本。聖人
 之尚實也如此。論曰。舊註謂禮貴得中。其說本于
 禮記。然非聖人之意。嘗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
 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又曰。奢則
 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及如此。章自後世
 之學。言之似有不及於中之病。故以為救時之論。
 然聖人之道。尚儉而惡奢。其經世理民。常戒盈滿
 而從退損。雖以禮為教。而必以儉為本。其言及中
 者甚少。蓋以儉可以守禮而中。則不可執守也。
 徵孔子大林放之問。蓋世人所見者小。故徒以禮
 為美觀。林放獨能疑禮之意。本不在是。而問之。是
 其所見者大。孔子所以嘆也。朱註蓋得其本。則禮
 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是不得大哉之解。以全體

言之。理學者流哉。又其言曰。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云云。殊不知禮之有繁文。乃其所以物為之制。曲為之防。豈可以為非乎。大氏後儒迫急之見。未免直情徑行。戎狄之道。貴質賤文。亦本諸二精粗耳。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蓋古語。孔子不直語其本而引此。使放思而得之。孔子之教。皆爾。何以知其為古語。答與問。不正相值也。它如忠信為禮之本。以人學禮言之。如恭敬以行禮之心言。如上章人而不仁。以在上之人言之。至於此章。則以人所行之禮言之。奢謂其心以禮為羨觀。

忠信為禮之本
禮器語

務求備其財物。而不知侈其用也。儉謂其心在節財用。而不知物不稱其義也。易去聲。包咸曰。和易也。非矣。朱註訓治得之。但其說曰。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非矣。蓋謂富貴之家。助喪之人多。而百官皆備衣衾棺槨之用不_レ乏。一切治辦也。戚謂貧賤之家。無助喪之人。衣衾棺槨不備。事艱難。轉增哀戚之甚也。夫喪之為禮。所以致哀也。節文之詳。豈損哀乎。且喪不可屢。豈有所謂習熟者哉。大氏宋儒忽略字義。遷就以成其說。如儉字。本謂節用也。朱子以溫良恭儉讓為聖人威儀。

今也純儉子罕
篇

遂解儉爲節制。至於此章亦以質勝而文不足爲儉。遂引禮運汗尊抔飲爲說。夫任口言理莫不可言者。然字失其義亦影耳。易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正與此章相發。儉以用言之。豈非財用乎。戚易與奢儉對。豈徒以節文言之哉。夫禮以教中。本文曰與其曰寧亦不得已以取儉戚者。而非儉戚爲至也。而孔子所以言之者何也。禮器曰。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故君子之行禮亦必視其財物爲之進退。古之道爲爾。如今也純儉吾從衆。豈不

從曾子曰下至
吾何慎哉共見
禮記檀弓

然乎。檀弓曰。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也。子游曰。有也。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亾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子思之母死於衛。

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是皆言君子行禮。視財物與世進退之。有時乎取儉與戚也。曲禮曰。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禮器曰。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皆言先王制禮時。亦已視財物

之所出。定其度數也。孔子曰。夫仁者制禮者也。言先王之制禮。求以安民也。仁者愛物。謂其節用而不傷民也。今林放苟知君子有時乎取儉與戚。而思以求之。則知先王所以制禮之意在仁焉。是所謂本也。是林放問本之所以爲大也。宋儒昧乎字義而不知道。乃以文質釋之。謬之大者也。遂至或謂孔子欲損周之文。以就夏殷之質。殊不知奢儉皆謂同行斯禮。而其所以用財不同已。豈有文質之異哉。且林放豈與顏子同科。而足以語制作之意哉。可謂妄已。又仁齋先生以禮貴得中。非聖人

之意蓋禮所以教中也禮者先王所立以為極也所以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也是乃以聖人所立禮為中也非使人以己意取夫中也世多欲以己意求夫中則仁齋先生言之者是矣然儉自用財之道不與中相關而乃以儉與中對論者非矣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也

古包氏曰諸夏中國也無也

新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古義諸夏中國也也無也視有如無之謂此孔子傷時無上下之分而嘆之也夫子每視時俗之變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也

古義曰

雖一事之小必重嘆之以其所關係大也今諸夏禮義之所在而曾夷狄之不若則其為變亦甚矣此春秋所以作也當此時雖周衰道廢禮樂殘缺而典章文物尚未湮墜孰知諸夏之不若夷狄然夫子寧捨彼而取此則聖人崇實而不崇文之意可見矣其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蓋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通覆包涵無所不容善其善而惡其惡何有於華夷之辨後之說春秋者甚嚴華夷之辨大失聖人之旨矣

徵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也也無也諸夏諸

侯之國也是聖人之貴禮義也雖有君而無禮義是其去禽獸不遠焉孔子之時諸夏雖有君乎猶也之然然先王之澤不斬禮義尚存故孔子以為勝之矣程子解失於不如之詁不可從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古馬融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包氏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邪？欲誣而祭之。
新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古義：旅祭名也。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季氏以陪臣祭之，非禮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嗚呼！歎辭。夫子欲冉有之救正其非，既而不知其不能，則又美林放以勵之。

亦教誨之也。季氏舞八佾，歌雍，徹夫子既斥其僭竊，今亦欲旅於泰山，故夫子欲冉有之救之也。夫禮人之隄防也。禮立則人心定，人心定則上下安。上下安則彛倫得以叙矣。庶事得以成矣。今季氏以臣僭君，則是自壞其隄防也。神不享非禮，民不祭，非類。季氏為魯國卿而所為如此，何以率其民不智亦甚矣。

徵周禮大宗伯職：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玄註：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此章古註以為譏僭。朱子因之，然觀其引林放，則孔子之譏必在奢而不在僭。則必季氏為魯侯旅者，而其行禮徒務美觀，故爾。後儒每言及季氏，則輒謂僭也，豈不泥乎。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國孔安國曰：言於射而後有爭。王肅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馬融曰：多筭飲少筭，君子之

所爭也。新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

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

勝者，升取解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讓，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

小人之爭矣。

古義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其或有所爭者，必也於射禮乎。蓋明其所爭者，亦皆以禮而他無所爭也。

也。按儀禮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

也。照本文，下而飲之語，則與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不合。竊謂不勝者下而獨飲，無衆耦送解之禮也。

言雍容揖遜如此，則其爭也，便君子而非若小人

之以利害與人爭也。此言君子唯於射有所爭，則見君子於事總無與人爭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

存心，何爭之有。其與人爭者，皆小人不仁不禮之甚也。讀論語者，至於夫子言君子諸章，則不可不潛心覃思，佩服體取。若此章最其切要者歟。

徵揖讓而升，下而飲。中間不可句。王肅曰：射於堂

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按儀禮射時，升降皆揖讓

飲射爵時，亦揖讓升降也。朱註升句非矣。蓋射之

爭，爭於中禮。射不主皮，則所貴在和容。故其爭以

揖讓行之，所以爲君子也。皇侃曰：它事無爭，而於

射有爭，故云必也射乎。於射所以有爭者，古者生

男，必設蓬矢桑弧於門左，至三日夜，使人負子出

門而射。示此子方當必有事于天地四方。故云至
 年長以射進仕。禮王者將祭。必擇士助祭。故四方
 諸侯。並貢士於王。王試之於射宮。若形容合禮。節
 奏比樂。而中多者。則得預於祭。得預於祭者。進其
 君爵土。若射不合禮樂。而中少者。不預祭。不預祭
 者。黜其君爵土。此射事既重。非唯自辱。乃係累已
 君。故君子之人。於射而必有爭也。故顏延之曰。射
 許有爭。故可以觀無爭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

石經無者字

言詩已矣

古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
 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鄭玄曰。繪畫文
 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
 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孔安國
 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
 曰。禮後乎。包氏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
 意。可與
 共言詩

新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
 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
 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
 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繪事。繪畫之事也。
 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
 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
 文飾。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
 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夏因
 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
 揚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

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因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一本作成
一本作亦

古義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言其美質也何氏曰絢文貌凡畫績之事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爲文蓋言身章之美也衛風竹竿之詩曰巧笑之瑳佩玉之儺又言顏色之美與服飾之麗相稱其語意正相類子夏適不知畫績之事因讀此詩而有疑故爲問繪畫衣服也考工記云凡繪畫之事後素功是也子夏之所疑不在上二句而在素以爲絢故夫子專以繪事告之也子夏因夫子之言而悟凡物有其質而後可以加文然則人之於禮亦有其質而後可學乎起猶發也言能起發我之志意也夫子以其能會其意故以始可與言詩稱之此章子夏之所問夫子之所答初只尋常問談而非有關於學問及乎子夏曰禮後乎而始爲至論也夫禮以儉爲本至於

初一本作始

此論與
字而論
論而無
無而何
早
考

風氣既開日趨繁文於是人惟視其繁文而不知其本之儉故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子夏知之故曰禮後乎苟非得聖人之意於言詞之表者其措詞豈能斷然若此乎林放問夫子之論而初知禮之本子夏因論詩而自悟禮之後非放之所及也論曰詩無形也因物而變爲圓爲方隨其所見或悲或歡因其所遭一事可以通千理一言可以達千義故非聞而不知二者不能盡詩之情子夏聞畫績之事而悟禮後之說可謂亞聞滄浪之歌而知自取之道者也

徵倩毛傳好口輔馬融曰笑貌盼毛傳白黑分馬融曰動目貌義相通蓋笑之美在口輔動目之美在黑白分也素以爲絢兮何註以爲詩衛風碩人逸此一句朱子併上二句直以爲逸詩未詳孰是絢馬融曰文貌而不解一句之義邢昺曰莊姜既

有巧笑美目倩盼之容。又能以禮成文。絢然果其說之是乎。詩之義本謂禮。而孔子引繪事為迂。且詩之義本謂禮。而子夏曰禮後乎。豈足為起予乎。朱註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是因孔子引繪事。而謂詩本言畫。可謂泥矣。且後素失義。不可從矣。繪事後素。何晏註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此說與考工記凡畫績之事。後素功合。但鄭玄註曰。素白采也。後布之。為其易漬汚也。義為迂矣。朱註加一於字。而曰。謂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是其意。

書益稷

據禮器甘受和白受采耳。殊不知彼主行禮得忠信之人。此主學禮貴美質。其義自別也。且先素而謂之後素。後素廼以何措辭乎。且繪與畫不同。畫泛言之。繪則畫布。如虞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彛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曲禮飾羔雁者。以績。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皆爾。朱子以粉地為解。則以為畫圖。可謂不識字義已。蓋詩素以為絢兮。謂傳粉也。絢者。謂爛然有光也。美人得粉。美益彰。績事得布。素分間。五采益明。美質學禮。其美益盛。非美人也。粉適成醜。非五

采也。布素何施。非忠信之人也。禮不可得而學。此章之義也。起予。朱註盡之。蓋聖人好學之篤。與羣弟子相答問。其意每謂藉此以廣己之意智。廼所以誨而不倦也。後人徒以謙虛無我贊之。抑末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古包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鄭玄曰。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
新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中庸子曰。夏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此語在書中。學周禮。今用之。亦近周。

古義杞宋二國名。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吾往既聞之。而能言其詳。欲證之於夏殷。而之杞宋二國。皆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吾能相證而傳之。後世蓋聖人。不欲言無證之說也。先王之禮。唯得夫子。而後能傳於後世。言之則存焉。不言則亡焉。苟以其文獻不足。而不言之。則豈非夏殷之禮。自我亡之乎。中庸曰。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不從。故君子擇民之可信。而信之。見民之可從。而行之。苟不察民之信。從與否。而強為之。則是誣之也。若老佛之說。是己。凡渺茫不經。如存如亡之說。皆足以起人之惑。而啓其好異之心。故無徵之言。聖人不道焉。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是也。而後世儒者。動稱伏羲。神農。黃帝。甚至於論盤古。燧人之世。稱天皇地皇之名。吾知其非聖人之意也。
徵夏禮吾能言之。仁齋先生據戴記之訓。適文辭各殊。可謂泥矣。朱註盡之。古註。文獻為二國之君

戴記禮運

見詩月

集賢卷之三

六

子貢所謂見子張篇

文章賢才。徵訓成。誤矣。如子貢所謂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是獻足徵也。文獻不足徵者。言二國無識。夏殷禮之人。與典籍也。徵如中庸無徵不信也。蓋孔子洞知古聖人作禮樂之心。又熟知人情世變。故夏殷之禮雖殘缺。僅得一二。推知其餘。如眎諸掌。而謙曰。吾能言之。豈唯言其義而已哉。然無徵則民不信。故孔子不傳夏殷禮。是此章之義也。升庵曰。左傳不徵辭。註徵音證。唐貞觀中。有唐九證。其名取莊子九徵說。而字作證。可以定其音矣。

升庵外集經說部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古孔安國曰。禘。禘禘之禮。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新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祀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祀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過此以往易繫辭

古義按經傳稱禘者非一其義各殊此所謂禘者謂大廟之祭也蓋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廟而以始祖配之也魯以周公之廟為大廟而以文王為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大廟以周公配之也灌者方祭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自灌以前有禮之名而無禮之實及乎灌而降神始有其實故曰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若曰自始至終皆無可觀者也蓋魯僭用天子之禮故夫子歎之也實本也文未也此實而後有此文有此文而後有此禮苟無此實則禮文皆虛而已魯以侯國敢用天子之禮其甚矣宜夫子之不欲觀之也其曰不欲觀之者甚嫉之之辭嘗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亦甚嫉其無實也

徵禘自既灌而往者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故訓後以天時言之往為前來為後以人事言之來者其所從來往者由此而後也禘禮失傳故其詳

易上象傳

不可得而知矣然灌所以降神也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王弼引此章祭統曰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灌盥裸通用觀示也上之所以示下之所以觀在灌而不薦重故也象傳曰大觀在上蓋孔子之於禘欲觀其大者而不欲觀其小者貴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亦言所觀在本也但力觀盥凡祭皆然此特言禘者禘為大祭故特言之歟禘所以享帝也祭義曰唯聖人為能享帝此其

居上不寬本篇

禮記禮運曰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弁州論見成王賜伯禽天子禮

能及也

徵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孔子適周禮皆殘缺不可得而考也吾舍魯何適矣周禮盡在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故周公若是其隆焉及後世惠公請郊廟遂祀羣公皆用天子禮樂是天子禮樂不屬諸周公而屬諸魯屬諸魯而後周公之隆不可見矣故曰其衰矣郊祀天配后稷而不祀周公天與后稷非魯所得祀則昉乎惠公之請者審矣後世之禘又非伯禽時之禘故曰非禮弁州先生以郊

樂辨

家語郊問

不王不禘禮記大傳

禘為皆非後世之僭而謂晉文雄伯而有崇勲襄孱王而卻請隧魯弱國而未聞以僭禮樂討且魯得僭之齊晉先矣奚待魯也其言雖辨孔子既曰非禮則其非昉伯禽者審矣且家語曰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亦不深考已夫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既為非常之典則後世郊禘之非禮亦得藉口齊晉之不以僭討者周公之餘威也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此據程子之說而以成王伯禽為非禮按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是祀周公用禘

呂覽當染篇

孟子公孫丑上

禮也。不曰禘。周公而曰以禘禮祀周公。則非禘者。審矣。豈所謂天子禮樂者。禘禮歟。抑將所謂天子禮樂者。不必禘禮。而用禘禮者。後世之僭歟。是未可知矣。意必因得用禘禮。而遂禘焉耳。呂覽惠公所請郊廟之禮者。廟蓋謂禘歟。要之孔子所謂魯郊禘者。以當時言之。而非伯禽之舊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古註。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是不知示之為眇也。其如示諸斯乎。如視天下於掌也。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語勢相同。

禘之說。朱子以仁孝誠敬之至言之。仁齋先生曰。治天下之本。在感應之孚。是一端耳。夫禘禮弗傳。故後世自言知其說者。皆妄矣。大氏古聖人之道。奉天道以行之。尊祖宗合諸天。禮樂刑政皆受其命。是其大端也。諸儒爭務高其議論。而遺其大端。我所不取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古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孔安國曰。謂祭百神。包氏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故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

新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古義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朱氏曰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夫子嘗言吾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以與上文相類故附記之夫子之於祭祀盡其誠如此論曰祭祀之禮人道之本於是乎不盡其誠則人道缺焉其復何言夫人本於祖萬物本於天豺獾之賤皆知報本報本之心人之至情故聖人因其不得已之至情以立之宗廟具之犧牲陳之簠簋籩豆以伸其報本及始之情若於外神之祭或崇其德或報其功皆盡吾不得已之至情而已爾豈問其享與不享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聖人事神之誠如此禮曰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又曰

月八之日

聞下有乎字一本

色斯舉矣鄉黨篇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其嘆息之聲皆衰世失道之論而非聖人崇德之言也識者以祭義篇為亂道之書可謂有見矣

徵祭如在古經之言也祭神如神在釋經之言也下引孔子之言以證之如色斯舉矣章也大氏後儒深泥論語為孔子語錄殊不知一時門人以其意錄之或記孔子言行或記詩書之義故其例不同者如此也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本諸孔安國然祭豈必先祖乎神豈必外神乎可謂不知而為之解已范氏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不曰至不至而曰有無宋儒之廢

易上繫辭

鬼神尚矣。仁齋先生曰：盡吾不得已之至情而已。爾豈問其享與不享。大氏後之賢者，其所見不勝阮瞻而上之。悲哉！剖樹以求花於其中，烏能見之。謂之無花可乎哉。易曰：知鬼神之情狀，是聖人之事也。後世儒者皆理學，烏能知之。又按：不曰如親在而曰如神在，事死如事生，語其心也。禮則否。雖親亦神之。雖妻亦拜之。可以見已後儒昧乎禮而不知此義。故文公作家禮，主事死如事生之義，可謂陋已。文獻通考載天寶詔：宗廟祭引祭神如在。可見古來註家亦有不若孔安國說者矣。

文獻通考宗廟考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孔安國曰：王孫賈，衛大夫。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孔安國曰：天以喻君。孔子拒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陔，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古義王孫賈衛大夫朱氏曰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畧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言天至尊矣非奧竈之可比也苟獲罪於天則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明非但不可阿權臣雖君亦不可阿天之道直而已矣夫火上而水下鳥飛而魚潛草木植而華實時善者天下以為善惡者天下以為惡斯之謂直天地之間渾渾淪淪靡非斯道其欲以邪枉之道立於天地之間者猶投冰雪於湯火之中有遲有速必受其譴雖鬼神不能為之福故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徵孔安國奧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天以喻君而無五祀之說觀於無所禱也則朱註為優朱註五

福善禍淫書湯

祀之禮據鄭玄丹令註又王孫賈意奧以喻君竈以喻執政而諷孔子孔子直以天答之若不知諷意者然其言也厲豈可謂之遜乎王孫賈托禱祀言之則孔子亦以禱祀答之若不知諷意者是所以為孔子之言也天道福善禍淫故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朱子乃曰天即理也仁齋先生曰天之道直而已矣其論非不美矣然皆以己心言之以知天自負豈不倨乎倨集註凡祭五祀皆設主而祭於其所按鄭玄月令註祀戶設主于戶內之西竈在廟門外之東中雷設主於牖下祀門設主於門

鄭註周禮夏官大馭

左樞行在廟門外之西。為鞞。壞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鞞上。是也。其主。鄭註周禮以菩芻棘柏為之。菩音員。按字書。菩陽宮漢書作萑陽宮。廼音員之誤。鄭註聘禮禮畢乘車轡之而遂行。廼知其主皆權時設之。祀畢弃之。非若宗廟之主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古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
新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大雅文王詩宜鑒于殷大學作儀鑒

古義。監視也。郁郁文盛貌。言其視夏商之禮而損益之。故文章燦然。以致其盛也。聖人每惡奢而從儉。今於周之禮。則獨從其文之郁郁者。何哉。蓋道以得當為貴。自治之道。不可不儉。朝廷之禮。不可不備。夏商之禮。質而不備。周之禮。文而得當。此夫子所以特從周也。聖人處事之權衡。從而可知也。
徵周監於二代。孔安國曰。監視也。皇侃邢昺疏。以比視迴視解之。以余觀之。如儀監於殷之監。蓋以二代為監戒。曲為之防。故制度詳密。所以文也。孔子從之。以備也。以時也。仁齋先生曰。聖人每惡奢而從儉。今於周之禮。則獨從其文之郁郁者。何哉。蓋道得當為貴。自治之道。不可不儉。朝廷之禮。不可不備。夏商之禮。質而不備。周之禮。文而得當。此

麻冕見子罕

夫子所以特從周也。可謂不知而強為之解者已。林放問禮本何以知其為自治之禮。周監於二代。何以知其為朝廷之禮。本文所無。取諸臆。豈不妄乎。禮有財物。奢儉皆以用財言之。豈文質之謂乎。季子旅泰山。可謂非朝廷之禮哉。而孔子引林放。豈非惡其奢邪。夫朝廷之禮。其用財物豈不廣乎。朝廷而不貴儉。豈聖人之心哉。麻冕豈不用諸朝廷哉。且聖人之道。文也。夏以夏禮為文。殷以殷禮為文。周以周禮為文。皆以其時也。當夏殷之時。豈有意於為質乎。自後觀之。而後以周為文耳。文所

古曰語見禮記
檀弓
子思謂見中庸

中也。非比並文質而取其中也。且以周為文者。非就殷之質而加之以為文也。且道以當為貴者。出於何典。是朱子以當然之理訓道之見也。孰謂仁齋先生知道也。又曰。孔子於自治之道。不取周禮。於朝廷之禮。則取之。聖人處事之權衡也。夫禮豈事之倫哉。其人不知禮。故輕視禮爾。古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是孔門之教也。不然。子思何謂憲章文武。大氏後儒動輒曰。萬世不易之禮。斯見錮其胸中耳。仁齋嘗謂宋儒死定。豈非操戈入其室邪。此章之言。孔子自言制作之意。當其時。俾孔子制

作則從周者獨多也亦如答顏子為邦之問焉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

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古包氏曰大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孔安國曰鄒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

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為知禮者不當復問孔安國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

鄒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

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

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

少以知禮聞或人因此譏之夫子言不知而問即

日本作言

聖人之於禮固無所不知然但聞其名而於其器物事實則或有所未知者故始入大廟每事問耳亦謹之也或人未知道徒以講名物度數為知禮故以此譏之夫子但曰是禮也其意以為不知而問何禮如之夫闕疑好問者君子之心也苟以此為心則智明識達於天下之事無所不得故曰是禮也猶曰是道也

徵子入大廟每事問古必有此禮故孔子曰是禮

也孔安國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是解禮意

已朱註曰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是禮無之而

孔子以口給禦人也烏在其為孔子乎孔子曰是

禮也豈不較然著明乎哉而猶云云者廼不信孔

子之言而信或人之言也悲哉

武氏之子臧氏之子取證左傳顏氏之子易繫辭

鄆人之子。輕孔子之辭。它如武氏之子。臧氏之子。顏氏之子。皆指少年言之。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古馬融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和容也。馬融曰為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

新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量。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揚氏曰。中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衍字

古義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鄉黨習射之禮。專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以人之力量。有強弱也。曰古之道也者。嘆今之不然也。按射不主於皮。今見于儀禮鄉射禮。蓋古射法之語也。射之為藝。其中可以學而能。其力不可以強而至。此古者之所以射不主皮也。蓋世道之變。治亂升降之所由。而分替者。不可以復興。汙者。不可以復隆。每一變。必一衰。故雖服御器物。民俗歌謠之小。君子必察焉。貫革之興。其變小也。然世道之不復古。於是可見。此夫子之所以深嘆也。

徵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馬融曰射有五善焉。一

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

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天子三侯。以

熊虎豹皮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

物氏謂射主禮樂君子之射也。主皮主中的。庶人之射也。而馬融以射坊兼中的。是所不合於其意也。

正義謂主皮無侯只主皮是所以與物氏主皮主中的田也

和容也。為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正義曰。二曰和容。衍和字。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因按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

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

厚能之人教能

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

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

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

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

之。此馬融所本。力役與禮射相關者如此矣。又按

鄉射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

勝者降。鄭玄註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

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

樂。不待中為鳥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

鄉大夫職主皮射射記不主皮皆指中的與主皮不與本文同

鄭云主皮解亦主中生皮無侯也其所與物氏主皮主中的是也

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傳曰：戰鬪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鄉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也。嚮之取也，於圃中；勇力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以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朱子能引此而失其義，蓋疑為力之為力，彼遂以主皮為貫革耳。大氏後世儒者，徒識字而不知古言，為力為政古言也。主皮亦古言也。不

鄭解雖不入已言所
謂主中與中的相類故
用與字疑之也

但待於此殆述已意

知古言而欲以字解之，所以失也。古有禮射焉，有主皮之射焉，有貫革之射焉。禮射主禮樂，主皮之射主中的，貫革之射主力。凡言射者，如必也射乎，類皆禮射也。是君子之射也。主皮之射，庶民之射也。貫革之射，力士之射也。布侯而棲皮為的，故中的為主皮。朱子混皮革為一大誤矣。凡言革者，如衽金革及兵革，皆謂甲冑。故貫革者，謂其力穿甲札，豈不誤乎？又如揚氏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其於後世演武之射，尚且不知之。况於上古禮射乎，可悲哉。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古鄭玄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包氏曰：羊存猶所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

新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揚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古義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謂之告朔之禮。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以為不行其禮，徒供此羊，可謂愛羊。今我所欲去之也。愛猶惜也。夫子言若汝可謂愛羊，今我所幸者在羊存耳。禮雖廢，猶得賴羊以識之。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此我所以惜之也。禮理也。羊物也。禮隆則物賤，禮污則物貴。蓋禮隆則義為之主，用牛不可，則用羊。用羊不可，則用豕。故禮隆則物賤也。禮污則文為之主，循物則為禮違物，則非禮。故禮污則物貴也。及乎其益衰也，則人惟以物識禮，而禮因物而存亡。於是物益貴焉。故存羊，即所以存禮也。子貢欲去餼羊，其未達於此義乎。

徵先王之禮，古未載簡。載簡自孔子始。蓋孔子有得諸遺文者，又有得諸聞見者。如文獻不足故也。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豈不然乎。去羊則禮不可得而見之。孔子所以愛也。且孔子求禮

文獻不足故也
本篇
賢者識其大者
子張篇

禮記禮器曰禮也者猶體也

禮記仲尼燕居曰禮也者理也古云書仲虺之語古曰已見

也。故愛之。且禮者體也。道之體也。禮也則道隨。豈不惜乎。仁齋先生解曰。禮理也。羊物也。禮隆則物賤。禮污則物貴。蓋禮隆則義為之主。用牛不可則用羊。用羊不可則用豕。此其人尊孟子過於孔子。蓋嫌此章之義似碍。宣王以羊易牛之說。故為此言耳。殊不知孔子惜周禮之垂也。孟子廼在禮也之世。誘宣王以仁政。所主不同。有何窒碍也。且禮理也。出戴記而理訓治。其以義理解之。謬矣。古云。以禮制心。以義制事。是禮與義殊也。古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如之何。遽以義變之哉。且子貢

之愛羊。豈憐其無罪就死地乎。亦惜費耳。孔子欲不廢羊而已。則欲易以豕。果何心乎。告朔之餼。羊倍三十三年。左傳。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牽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哀二十四年。左傳。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聘禮註及論語。皆云。牲生曰餼。由不與牽相對。故為生也。告朔。周禮。大史職。頒告朔于邦國。鄭玄曰。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左氏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

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蓋時政也。何以爲民。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傳曰。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何休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此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溲鬼神。故事必于朔者。感月始生而朝。僖公五年左傳曰。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

以望而書禮也。杜註。視朔。親告朔也。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左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釋例曰。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下以盡知力之用。摠成敗以效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任焉。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効忠善。日夜自進而無顧忌也。以下近其事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鄉六

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迴心於左右。政之批亂。恒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遷坐正位。會群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文公謂閏非常月。緣以闕禮。傳因所闕。而明言典制。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經稱猶朝于廟也。經稱告月。傳言告朔。明告月必以朔也。每月之朔。必朝于廟。因聽政事。事敬而禮成。故告以特羊。合而

觀之。告朔。告月一也。朝廟。朝正一也。視朔。聽朔一也。三者相因耳。祇告朔。據論語春秋。則告于廟之義。據穀梁。則天子告于諸侯。而周禮似亦同穀梁也。意者天子既告于廟。而以其所告于廟者。頒之諸侯。故曰頒告朔。而穀梁字誤耳。所告之廟。穀梁以爲禰廟。何休以爲太祖廟。以理推之。何休爲優也。然漢儒又以司樽彝職。朝享合諸祭法。月祭而謂卽朝廟之事。月祭唯考廟。王考廟。皇考廟。故穀梁以爲禰廟歟。其實經無明文。漢儒以臆道之。蓋告朔之羊。因告而祭之。非正祭也。故朝享月祭。恐

別矣。又按文公十六年公羊傳曰：公曷為四不視朝？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朝？自是公無疾不視朝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朝？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解論語者謂魯自文公不視朝，據公羊之文焉。又皇侃曰：鄭註論語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古孔安國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
新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及，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古義魯之人士仰夫子之聖德久矣，而夫子自以臣子之禮處之。於事君之禮，自莫不盡。且春秋時不知事君之禮，故時人見夫子事君盡禮，以爲諂也。此夫子傷當時之薄俗而歎之也。人臣之於君，以盡禮爲本。譏夫子以爲諂者，本非昏愚柔懦之人，必是揚己敖物，不知遜讓者之言。其流必至於賊道。故君子惡焉。荀子之言曰：道義重則輕王侯，非也。王侯豈可輕者耶？其輕王侯者，適其所以不知道義也。

徵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爲魯發也。孔安國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此或然也。然秦以後君臣之禮與三代異焉。故後世讀春秋時之書，以爲無禮者未必皆爲無禮。且孔子未嘗事它

荀子修身篇

國唯魯衛則為魯發者審矣。仁齋先生曰：人臣之於君，以盡禮為本。譏夫子以為諂者，本非昏愚柔懦之人，必是揚己教物，不知遜讓者之言。其流必至於賊道，故君子惡焉。荀子之言曰：道義重則輕王侯，非也。王侯豈可輕者邪？其輕王侯者，適其所以不知道義也。予讀其書至此，益知其操心之僻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在孟子則是之，在荀子則非之，果何心哉！大氏山林之士，召見於王侯之前，廟堂之禮，百官之儀，皆其平生所不習見，卒然遇之，怯者氣奪而不能言，勇者有所矜而言激，是

孟子盡心篇

也。它也積威之漸也。入門執戟森如，上殿執法威如，抗聲大言則譙之，濶武徐步則訶之，初而偃中而僂，卒而膝行，不敢仰眎，俯伏不敢興，是世俗之禮也。蓋先王之知其卒必至如此，乃作人臣之禮，進退有節，佩玉鏘如者，不欲若是其聾也；拜興有度，張拱翼如者，不欲若是其卑也；是豈翅為美觀哉！所以優人臣也。夫然後君不以奴隸眎其臣，而臣得盡其言，此三代之禮也。故先王之思淵矣哉！士之見大人，不能不見其巍巍然也，是以制此優游不迫之禮，使進退以之，其心存乎禮樂，而不見

其巍巍然者。既以此爲禮。君亦不尤其似乎慢焉。至矣哉。如曲禮曰。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故孔子見南子。南子拜。非以客禮也。雖臣亦然。又如聘禮。大夫使鄰國。其君迎于門。其所以異於國君者。以內外已。君揖入。每門每曲揖。入廟門三揖。至于階三讓。其所以異於國君者。君一臣二已。升堂君受玉。其所以異於國君者。亦君一臣二已。豈

不然乎。戰國之時。先王之禮廢。而君益倨。臣益卑。故孟荀之言興。究其弊。亦或有若仁齋之言者。及秦并天下。倨者益倨。卑者益卑。其所定以爲朝廷之制者。世俗之禮耳。後世不改。一沿其制。故秦漢以後。以無禮責其臣者。皆暗君也。獲無禮之譴者。多爲忠臣也。何者。喜則賞。怒則罰。賞罰之權在君。臣安得輕之。故能輕王侯。藐大人者。秦漢而後。是爲君子。禮殊故也。段使後世人君視於三代人臣。則其不以爲無禮者。幾希矣。仁齋不之知。而非荀子者。亦爲其不知禮故也。且下章曰。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是臣之事君。不患其無禮。而患其不忠。勢之必至也。故孔子不言禮。以此觀之。予故知此章之言。孔子為魯發焉。三家強而公室弱。人皆附三家而輕公室。習以為常。故以孔子為諂者有之。而孔子違俗而必盡其禮。亦所以張公室抑三家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古孔安國曰。定公魯君諡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之。
新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

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古義。定公魯君名宋。以尊臨卑。易以簡。故為君之道。在使臣以禮。以下事上。易以欺。故為臣之道。在事君以忠。君而無禮。則失臣。臣而不忠。則身戮。故聖人之言。猶規矩繩墨乎。從之則吉。違之則凶。所以為天下之極也。非若佛老異端之書。可以高遠奇特。求之而得也。

敬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古文辭簡。爾何者。定公之問也。臣者君之所與共。天職也。故君使臣以禮。臣者代君之事者也。故臣事君以忠。然施之必由君始焉。但以易簡。易欺言之。補弊之言耳。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古孔安國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之憂。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古義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也。蓋關雎之樂其聲雖樂而不至淫。雖哀而不至傷。使聞者自得性情之正。故夫子贊之。此專美關雎聲音之盛。而言當與師摯之始。關雎之亂。章參看。夫聲音之妙。可以感動鬼神。而況於人乎。關雎之樂。能合於中和之德。而歸于性情之正。夫子之所以取之也。蓋樂者人情之所宜有。而哀亦人情之所不免。苟欲去人情之所宜有。則至於絕物。欲滅人情之所不免。則至於害性。但關雎之樂。其音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聞之者邪穢蕩滌。查澤融化。自得性情之正。樂之至美者也。然而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

害一本作怫

本自
子曰
擊之
關雎
亂淫
之聲
哉

聲則詩其本也。苟讀詩而善得其志。則聲音自在其中矣。按小序云。關雎者。后妃之德也。本不言何王后妃。蓋言后妃之德。宜如此。鵲巢。關雎之應也。其序云。鵲巢者。夫人之德也。亦不的言何國夫人。則所謂后妃。亦不斥言何王后妃。為是。今觀小序之作。其首句文辭。古奧實出於古人之手。其為國史之作。明矣。其下云。者。猥瑣鄙俚。不足觀之。且自相矛盾。不可據以為信。故今據小序首句為斷。**徵**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語其聲也。朱註。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是主辭義言之。非矣。主辭義

禮記雅記喪稱

哀子 詩蓼莪辭哀哀父母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言之樂而不淫尚可言矣。至於哀字則如孤哀子之稱。及哀哀父母皆施於死喪者。於關雎之詩實無其事故。朱子易以憂字可見其謬已。樂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宮亂則荒商亂則陂角亂則憂徵亂則哀羽亂則危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絲聲哀竹聲濫左傳李札觀樂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為之歌頌曰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皆以聲言之。可以見己。孔安國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蓋言其得中和之聲也。古註之不可易如此。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孔安國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包氏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包氏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包氏曰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孔子非宰我故歷言此三者欲使慎其後
 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

義按本章社主安國說斷可不必然則使民戰栗何解之但廟主以手信主若易用盧主用桑律主用栗在舊記疏引中主已泐字通再作以手信之言不通也然則古者社主何木且曰社主以桑主以栗主以榆此又古何任以夏未脫社字又見虞時用

主木下

仁齋曰。王者受命王天下。必改前代之制。以新人之觀聽。三木皆老蒼堅強。隨地能生。故三代建國。自王朝至于侯國。植之以為社主。至周。兼寓使民畏刑之意。是仁齋意。謂社主之制。通於天下。故不取土宜之說。朱子求孔子所以責宰我之意。不可得。則旁采戮人於社之義。是豈宰我之附會哉。夫周用栗。其義在當時。宰我既已不知。而數百載之後。孔安國言之。千有餘歲之後。朱子又言之。豈非臆斷乎。使孔子聞之。豈不以責宰我者責之邪。旁考它書。有扮榆社。櫟社。而不必皆松柏與栗。則社

扮榆社見漢書
郊祀志

櫟社見莊子人間世

主通於天下者非矣。且社豈有主哉。祀天於郊。圉丘地於方澤。名山大川與社稷。皆類焉耳。其無主者審矣。且松柏栗之為社。無徵也。練主用栗。有徵也。故舍彼而從是。

純去孔子嘗太管仲之功而盛攝之今為此言者特惜其不能令桓公成王業耳

皇侃曰。圉者築土為之形。如土堆。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言其器量小也。包氏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為謂之太儉。包氏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為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弁。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為儉。包氏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

安得儉，或人聞不儉，便謂為得禮。鄭玄曰：及，姑反。爵之，姑在兩楹之間。人君有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姑上。今管仲皆僭為之，如是，是不知禮。新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姑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禮，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死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仲所執之具甚小，不濟用也。或人疑器小之為儉，三歸義未詳，或曰：臺名，攝猶兼也。家臣每一人必兼治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為禮者，好備物，故又疑不儉之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內，以蔽內外也。姑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黃氏震曰：及，姑累土而為之。如今行在所之類。按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及，姑註云：及，姑外向之室也。豈兩君之好，必欲容其儀衛而為此，外向之室，世遠不可知。此皆諸侯之禮，而管

氏僭之。夫子所以譏其不知禮也。兩說如此。然近世多從黃氏之說。以德行仁則王。以力假仁則霸。管仲相桓公。霸諸侯。自世俗觀之。其施為事業。固為赫赫焉。然止於此耳。若使管仲聞聖賢之學。唐虞三代之治。豈難致哉。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治。曰。割雞焉。用牛刀。謂之物小而器大。若管仲之相齊。專尚霸術。功利是務。不能致主於王道。是割牛用雞刀。謂之物大而器小。宜夫子譏管仲之器小也。後之居宰職者。不可不知所從也。

微孔子無尺土之有。亦異於湯與文武焉。使孔子見用於世。邪。唯有管仲之事已。然其時距文武五百年。正天命當革之秋也。使孔子居管仲之位。則何止是哉。故孔子與其仁而小其器。蓋惜之也。亦自道也。夫孔子小之。而終不言其所以小之。可以

楊雄言見法言
先知篇

見已。夫管仲以諸侯之相。施政於天下。可謂大器已。而孔子小之。或人之難其解。不亦宜乎。揚雄曰。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是書生常言。程朱諸家所祖述。是而為大。咀宋儒糟魄者。皆能勝管仲而上之。職。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是論經奪席者之言。可謂能言此章之義。而縱橫無敵已。其不解孔子之言。亦何殊。夫或人哉。仁齋曰。器小。謂管仲所執之具甚小。不濟用也。可謂不知字義已。大氏詩學不傳矣。後儒之不知微言也。三歸未詳何謂。說死曰。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

說苑善說篇

見壽

集覽卷之三

四六

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
 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
 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
 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
 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
 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是三歸之為臺。審矣。至於所
 以名三歸之義者。或以左右中立。或引算法。皆鑿
 矣。包咸謂娶三姓。而引婦人。謂嫁為歸。最非矣。按
 晏子春秋曰。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不許。曰。昔吾
 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

左右中立馮厚
 齋說算法金仁
 山說共見大全

晏子雜篇下

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為夫子。三歸。澤。至子
 孫。豈不可哉。對曰。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義高。諸
 侯德備。百姓今嬰事君也。國僅齊於諸侯。怨積乎
 百姓。嬰之罪多矣。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其
 不肖子。厚受賞。以傷國民。義哉。且夫德薄而祿厚。
 智惰而家富。是彰污而逆教也。不可。公不許。晏子
 出。異日朝。得間而入邑。致車一乘。而後止。是三歸。
 桓公之所賜也。以澤及子孫。及致車一乘。觀之。豈
 如後世封戶之制歟。得食其入而不封戶。則不得
 役其民也。古者食采邑。亦得食其入。而車乘供公。

家之賦其併車乘之賦歸諸私宰賞之厚者也其
司馬遷曰天子之賦
 制蓋有三歸焉而管仲以此造臺邪然至於三歸
 之名則終未可知已反坫鄭玄曰反爵之坫在兩
 楹之間皇侃曰坫者築土為之形如土堆又曰兩
 楹者古者屋當棟下隔之棟後謂之室棟前謂之
 堂假三間堂而中央之間堂無東西壁其柱盈盈
 而立故謂柱為楹郊特性曰臺門而旅樹反坫繡
 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明堂位曰山節藻梲
 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
 子之廟飾也鄭玄曰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

南也唯兩君為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于兩
 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為亢龍之亢又為高坫亢所
 受之圭奠于上焉孔穎達曰鄉飲酒是鄉大夫之
 禮尊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已之臣子故尊於東楹
 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間邢疏因之然但
 釋鄭註在兩楹之間耳其實鄉飲酒禮燕禮皆無
 反坫之文士冠禮曰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
 以待於西坫南大射禮曰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
 士喪禮曰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既夕禮曰設於
 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內則曰天子之閣左達五

爾雅釋官

升庵外集經說

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坳一
爾雅曰坳謂之坳郭註在堂隅坳端疏曰坳者堂
角也說文曰坳屏也坳垣也汲冢周書作雒解曰
五官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坳孔
鼂註廟四下曰阿反坳外向室也升庵外集引此
作回阿而曰此外向之坳也合而觀之蓋坳在堂
角其制如屏垣其上可厝物貴賤之室皆有之唯
反坳為天子廟飾已所以謂之反坳者豈其制外
向有異於群下之坳歟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
坳則雖廟飾亦屏類已可移而撤之為兩君之好

外集節略禮書引之

則設之否則撤之若後世所傳之坳則托子類其
物極小豈可謂之廟飾乎陳祥道禮書謂此反爵
坳也此度食坳也此堂隅坳也者誤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翁如也從之純
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音既發放縱盡其聲音純純和諧也言其音節明
也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於三
言樂始翁如而成於三
翁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
翁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
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
樂翁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
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
故曰皦如然豈官自官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

不知也下
已字
亦作縱

鄭云爰動也皦如清
別之良徑云其音節
奏分明也鄭云繹如
志意條達之也

觀詩閣

集覽卷之三

五廿

連如貫珠可也故曰

古義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翕合也聚也言樂有八

音初起氣聚而不舒矣從讀為縱放也純和也言

樂之既放和而不乖猶五味相濟以相和也

也五音六律明而不混也繹相續不絕如貫珠也

成樂之一終也言樂之節奏如此故其感于人心

者亦然當時音樂殘缺伶官唯知論五音六律而

不知樂之節奏有自然之序而其和在於絲毫之

間况於其通性情心術之微者乎夫樂之於天下

猶抱之於船或左或右隨其所轉將之於卒或進

或退從其指麾治亂盛衰每與聲音相通故夫子

為大師一手指點而示之也

徵樂其可知也樂至難知然伶人為樂唯翕純皦

繹而已故曰樂其可知也古註五音始奏翕如盛

也莫以尚焉蓋凡樂之初起也貴盛不盛不猶

如詩之起句邪然必俟放縱之然後和和則第一

謂之純如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

如言其合也朱註因之仁齋先生曰樂有八音初

起氣聚而不舒也殊不知翕純皦繹皆語樂之物

也如二家之說不善樂者亦爾且五音六律之具

通樂之一終者也豈初起而皆具乎可謂不知而

為之解已皦如也古註言其音節明也莫以尚焉

仁齋曰五音六律明而不混妄哉豈有五音六律

並奏者乎以成古註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

始作翕如而成於三莫以尚焉朱註成樂之一終

也非也。言始作至一終。唯此耳。本文唯言始作縱之二者。而純皦繹節節皆爾。豈得謂若是而一成乎。

皇本斯也。伍斯者。皇本有也。字。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古鄭玄曰：儀蓋衛邑，封人官名。包氏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孔安國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也。邪？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盛。孔安國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
新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

陸本口作鈴時伍之

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石也。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古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朱氏曰：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朱氏曰：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文教用之，蓋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下久亂，道將自絕，故天將使夫子為木鐸，詔道於萬世，一時得喪，豈足以為患乎？門人親愛夫子，深矣，故不得以其失位為患。封人一見夫子，遽以木鐸稱之，其所以慰喻弟子者至矣。蓋不以一時得喪為患，而以木鐸萬世為幸，其見可謂卓矣。嗚呼，異哉！

又盡善也。皇本也作矣。

徵。武事。振金鐸。丈事。振木鐸。以狗道路為義。朱註後說為是。儀封人之言。知命之言。知孔子為萬世師。蓋孔子取之。故錄以當得位為解。非矣。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古 孔安國曰。韶舜樂名。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孔安國曰。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新**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勳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古義**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美者如鐘鼓管籥之音。于戚羽旄之容。也。

善則指其德而言。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是也。舜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以征伐而得天下。此韶之所以揖遜而美。盡善而武之未盡善也。聖人右文而左武。崇德而惡殺。故其言如此。蓋論其樂云。然非論舜武之優劣也。

徵 韶盡善。武未盡善。孔安國以來。以受禪征伐分其優劣。而美善無明解。朱子據邢昺。以美為聲及舞之美。善為美之實。果其言之是乎。武為實不足而外飾聲容之美也。且所謂美之實者。將何以見之。其說以揖遜放伐言之。則不關樂。但就舜武行事斷之也。且不及夏漢而止。舉韶武亦何意也。且揖遜獨為盡善。則夏傳子者謂何。放伐必為未盡。

善則何道也。要之後世儒者不識聖人與道。忽見孟子性之身之等言。妄生優劣。轉以解此章者。已夫善美皆謂樂。何關舜武行事哉。蓋美誠聲容之美。然亦德之美矣。微德之美。何以形諸聲容哉。和正以廣。極乎天而蟠乎地。泱泱風泱泱熙熙乎以盛。洋洋乎盈耳。是謂之美。故美者以其大者言之也。善歌善舞。善琴善笛。皆以善言之。善豈外聲容乎。一事一節之細。莫不曲當。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是謂之善。故善者以其小者言之也。聖人之作樂。豈

躬自~~如~~之。亦必有后夔之倫為之輔。古今人才之盛。唯虞與周。故四代之樂。韶武獨盡美焉耳。至於武之未盡善。則有司之失傳也。不然。周工之不及后夔也。樂記曰。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武未盡善之說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古無

新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

得矣哉

古義居上者以寬為道而不欲好察禮以敬為主而不在備物居上不寬則下無全人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則本實既亡何所觀感邪

徵居上不寬章朱註為得之言本立而其所行得失可得而觀也本之不立雖有善不足觀耳觀政觀禮觀喪古有此事觀其得失善者效之不善戒之也蓋寬者謂有容也一國之君子蓄一國之民天下之君子蓄天下之民唯寬也有所容焉有所容焉而後群下得措其身焉然後有所養而安焉故寬者仁之本也不曰仁者仁至矣不仁至矣苟

不仁豈尚何須觀也不曰慈惠者慈惠而不寬者有之未有寬而不慈惠者也聖人之言如遠而實近者如是邪禮以敬為本敬天與祖宗也後儒或以寬假或以主一無適為解者皆不識古言也不識聖人之道也臨喪者吾臨他人之喪也臨他人之喪必哭故或謂哭為臨



論語微集覽卷之三



去迹藤岡南藏書



